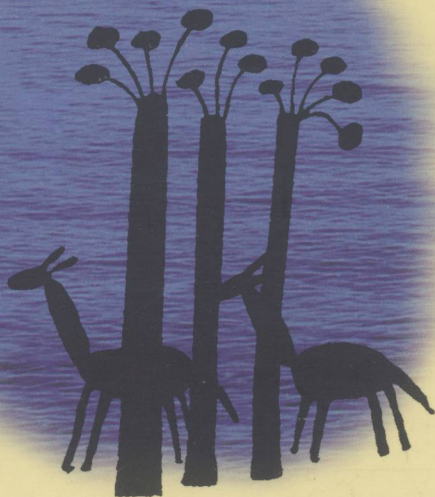


建国五十周年暨  
海南10周年文学  
建省丛书

# 南方写作

(1988—1998)

## 短篇小说卷



海南省作家协会编  
海南出版社

王春煜

赠书

# 南方写作

(1988-1998)

## 短篇小说卷

本卷主编/晓 剑



海南省作家协会编  
海南出版社出版

建国五十周年暨海南建省十周年  
文学丛书

南方写作·短篇小说卷

海南省作家协会编

责任编辑：何凡予

\*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570216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2号)

海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

1998年4月第1版 1998年4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2.75

字数：280,000 印数：1—3000

ISBN7-80645-090-4/I·15

定价：19.00元

建国五十周年暨  
海南建省十周年文学丛书编委会

主任：袁大川、韩少功

委员：叶蔚林、冯麟煌、刘国尧  
蒋子丹、晓剑、和谷  
黄宏地

短篇小说卷

□ 责任编辑：何凡予

# 短篇小说卷



平面设计 □ 康笑宇工作室

建国五十周年  
暨海南建省十周年文学丛书

南方写作编委会

主任：袁大川、韩少功

委员：叶蔚林、冯麟煌、刘国尧  
蒋子丹、晓 剑、和 谷  
黄宏地

## 前 言

韩少功 袁大川

以“南方写作”为这一套文学作品选集命名，并不意味着在此提出一个什么新的文学口号，推出一种什么新的文学观念。事实上，这套选集里的大多数作者对诸多动听的口号或深奥的观念并不怎么在意，更无意用口号或观念来为自己的作品做出华丽的商业包装。他们是一些普通人，只是因各种机缘被生活抛到了阳光富有的南方，在一个不无陌生的年代里进入改革开放的前沿，观察社会，体验人生，沉浮相续，甘苦相交，然后在各自孤灯的余辉下倾吐心绪于笔端。

所谓“南方”，充其量只是对某一种写作状态的隐喻。正如李少君先生已经指出，古代中国的文化主流以北方为象征，而南方为蛮夷之地，从来都是一个文化边缘的概念。本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以五个经济特区为代表的南方沿海地带率先启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遂造成后来“经济北进”、“人才南飞”等等壮观，南方在一段时期内竟成了人们关注的热点，成了市场经济和商业大潮的心理符号。正因为这样，南方写作，或者说在南方的写作，一方面要接受历史上文化边缘位置的清冷，另一方面又经面

对现实中经济高速发展的灼烤,可谓古今弹指间,南方兼此凉热。在南方的写作者们,就是在这样一个独特的地理区位,把目光投向历史中的现代或者现代中的历史,通向各个不同的精神发现。

地理区位对文学写作的影响,无疑不应被过于夸大,从地域特色出发来虚构某些思想和艺术的集体性特征,一般来说也总是成为捕风捉影的强词。读者可以看出,在这套选集里的写作者阅历各异,意趣殊分,在写作功力和实绩上也并不完全整齐,因此他们无须被附会成什么流派或集群。何况作为南方写作者的小小一部分,身处中国最南方的他们也只是整个南方写作大格局里的小小一角,对南方心境和物境的书写,无法遮挡其他更多南方写作者那里的文学风光。但这一套选集是对他们十年写作的精选,是对他们十年开拓、十年耕耘一次简略的回顾和总结,当海南建省办特区迎来十周年纪念的时候,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进入建国第五十个年头的时候,这些写作者们字里行间曾经有过的回忆和想象,曾经有过的感情和思考,也许能让人们对海南人曾经走过的当年,更多一点理解。

于是,我们终于决定编辑这一套选集。我们向这本书的作者们以及各卷的主编表示感激。

1998年4月



## 目 录

白马绿杨堤 .....	叶蔚林 (1)
余 烬 .....	韩少功 (19)
左 手 .....	蒋子丹 (34)
白 馍 .....	张浩文 (53)
非 礼 .....	崽 崽 (70)
离我远去的歌 .....	梅 菁 (91)
哭 棺 .....	阿 廖 (107)
蓝 吧 .....	李少君 (131)
城市无梦 .....	韩芍夷 (144)
征 服 .....	孔 见 (159)
黑匣子 .....	张建东 (172)
背 影 .....	张丽婷 (190)
山村里有一支月亮的歌 .....	黄加满 (204)
寻找贵人 .....	唐 彦 (213)
动 迁 .....	苏务本 (242)
黎小娜的青春岁月 .....	成 可 (260)
苦猎·过客·苔杀 .....	符浩勇 (279)
典 妻 .....	钟 彪 (289)
生 理 .....	小 苇 (302)

战争、女人和庙 .....	晓 剑 (313)
别再喊我老总 .....	王树宾 (327)
土 味 .....	何言赋 (351)
大叔和二叔 .....	徐反修 (360)
前面是禁区 .....	黑 楠 (375)
爱如潮水 .....	杨海蒂 (394)

## 白马绿杨堤

叶蔚林

洞庭湖区阡陌纵横，水网交错，作田离不开牛；有许多牛，黄牛和水牛。但是没有马，从来没有。方圆几十里划个大圈，看见过真马、活马的人实在数不出几个。所以刘双印骑着白马走过湖堤的情景，给人们留下极深的印象。尤其是南塘垸芸芸众生，因为南塘垸紧挨湖堤，看得最真切；又因为后来刘双印屡屡骑了白马进出南塘垸。

一个傍晚。湖堤上密密的杨柳林绿荫正浓，浓荫里燕子啾啾。湖堤外，水含远山，归帆点点。湖堤内零散的茅草屋，在炎热和寂静中匍匐，炊烟袅娜于棉田稻田上空。这时候，绿杨堤上忽然搅起小小骚动。开头是一群白狗黑狗黄狗，沿堤自南而北兴奋跑来，跑跑停停，回头张望，又狺狺几声。随后是几个赤膊条胯的泥鳅小子，头顶莲蓬，倒退着走路。南塘垸最先看见白马骑士的人，是秃子李云东。李云东正在自家屋门前香椿树下打草鞋。李云东原本不大相信世上真有马这种活物；龙马龙马，既然事实没有龙也就没有马。李云东看过巴陵大戏，戏老倌手上的“马”是一根红红绿绿的穗子，那么一甩一抽，鹩子翻身，颠颠

倒倒，莫非马这东西会打虎跳、翻筋斗？不过，现在李云东还是会意到眼前的活物确实是马了，而且是白马，雪团似的踏踏走近。我崽，马背上的人莫不是马超赵子龙？秃子李云东一脸惊奇敬畏，张大鲑鱼嘴低叫了一声。南塘垸第二个看见白马骑士的人是大木匠李北古。李北古跑过不少码头，见多识广。李北古眯细眼瞄一阵，大声宣布：是刘家大少爷打败日本鬼子，凯旋回乡来啦！霎时间，南塘垸全村老小，除开李云东的偏瘫老娘，全都拱出茅屋，涌到村前看新鲜。其时夕阳西斜，尖利的光束，射穿堤上的杨柳丛，刺人眼目。白马上刘双印，一身戎装，犹如韦驮下凡。他头上、肩上、胸前、腰间、脚底，多处辉耀金属光芒。南塘垸的观望者不得不一律手打遮阳。这情形就像一群士兵向统帅敬礼。

刘双印挺拔在白马上，沿堤缓缓巡过。刘双印毫不理会南塘垸众生的仰视；这些人脱不了都是他家的佃户。刘双印时不时抬手用马鞭拨开拂面的柳条儿，一副旁若无人的傲然。然而当他快要走过南塘垸时，忽然勒马不前，原地向右旋转半圈，俯身低头向堤畔的水沟出神凝视，好半天僵在那里。然后又兴奋地策马疾驰而去。

村子和水沟之间，挡着一片绿墙般的苎麻田。众人一时估不准水沟边有哪样物事吸引了刘家大少爷。正疑惑间，苎麻田中央犁开一线绿浪，绿浪中涌出一个段青枝。段青枝披散三尺青丝，细腰束紧一幅男人用的黑白格子水布；臂挽洗衣篮子，身躯微倾一侧，袅袅婷婷面朝众人回村转。明白了，吸引刘家大少爷的正是这段青枝。不错，这个在兵荒马乱中卖身到南塘垸的小女子，几年间不觉就出落得有型有款，没有哪个男人见她不眼热的。当下李北古咳一声，笑野野地对李云东说：

“秃子鬼，福气来了，刘家大少爷看中你家堂客啦！”

“日你娘！”李云东骂道。

“不信你等着看把戏。”

果然，李北古料得准。大约过了四五天，刘家大屋来了个师爷，戴顶白盔帽，穿身香云纱。师爷把李云东喊出茅屋，站在香椿树下说话。李云东边听边点头，师爷走后，李云东不无得意地对村里人讲，刘家大屋要雇段青枝去帮工，讲好一天给一块大洋工钱，一块大洋！

李北古接口说：“帮工啊，日工还是夜工？”

“日你娘！”李云东又骂道。

但是，半个月过去，刘家大屋那边不见招呼，段青枝依然留在南塘垸的茅屋里。大家都以为刘家大屋不过说说而已，刘家大少爷哪样女人寻不到，就看得上段青枝？一天一块大洋赚不到手了，秃子李云东很失望。然而出乎意料，一天早晨，太阳刚浮出水平线，刘双印竟骑着白马自来南塘垸接走段青枝。众人看见刘双印在湖堤上就下了马，牵马走下湖堤，走过晒谷坪，将白马拴在香椿树上，手握马鞭，朝自己的长统皮靴“啪啪”甩两响，便大踏步走进李云东那间破败的茅草屋。约摸过了一刻钟，刘双印出来了，后面跟着段青枝。段青枝显然收拾打扮过，衫裤干净可体，头光面亮，发髻盘起，脑后垂朵乌云；高挑的身材，紧凑而富于弹性，胸脯满满的，隆起如两座小坟。段青枝挽个小包袱，神情从容淡定，不喜不愠，驯顺如一匹刚吃饱青草的羊子。

众目睽睽之下，刘双印牵起段青枝一只手，带她到白马跟前。他捉住她的右脚塞入马蹬，双手卡住她的腰肢，轻轻往上一送，段青枝便稳稳地骑到马鞍上。刘双印解脱香椿树上的缰绳，勒转马头，自己也上了马，坐在段青枝身后。刘双印双腿一夹马

腹，白马四蹄翻碗倒动一阵。段青枝不由身子后仰，贴紧刘双印。刘双印左手挽缰，右臂顺势抄过腋下，拦胸抱紧段青枝，有力的前臂压塌了她的双乳。一阵晨风吹过，香椿树枝摇叶颤。刘双印贴住段青枝说了几句话，话儿悄悄，说什么别人听不见。段青枝低垂下头，一脸羞红，艳若桃花。

白马驮着这一对相当般配的男女，走上绿杨堤，蹄声踏踏而去。

南塘垸目击这场面的人，没有一人做声的。他们好像欣赏一幕新奇迷人的电影。男人和女人都生发了莫名的感染和离奇的想象。男人想象着这样抱住段青枝是什么滋味，女人则想象被刘双印抱住而且骑在白马上是什么感觉。

有人猜测刘双印会就此霸占段青枝，给秃子李云东一笔钱或二亩田了事；从前这种事情并不是没有发生过，不足为奇。然而刘双印并无此意。他只是隔些日子来南塘垸接走段青枝一次；少则三五天，多则十日半月，他又亲自送段青枝回来。回来时往往是霞光初露的早晨。这时刘双印勒马不下湖堤，一手将段青枝提溜下马，小心翼翼，好像她是易碎的细瓷人儿。段青枝下了马，一声不响，再不回头，径直走下湖堤，走过晒谷坪和香椿树荫，走进自家茅屋。刘双印勒马久久伫立堤上，迎面的朝阳染红白马，染红他的头发和脸庞。待到确定段青枝进屋之后平安无事，他才凌空甩响马鞭，策马疾驰离去。

可是不等刘双印走远，秃子李云东便血红着兔子眼，揪住段青枝的头发，拖出茅屋，拖到香椿树下，一顿暴打起来。他不打她的头脸，或许是因为他个头比她矮一截，探手探脚费事，或许出于别的缘故。他专打她的前胸和胯下，直拳钩拳，轮番出击。仿佛就因了女人这些特别部位给他招来耻辱。段青枝不叫不

喊,任由秃子丈夫打个痛快淋漓,威风八面。看得出每次殴打都很实在,拳拳到肉,訇然有声。但南塘垸众乡亲还是觉得其中含有作态做戏成份。所以众人看得津津有味,从没人去劝解拉扯。每每李北古总少不了带头煽动:

“秃子鬼,剥光她身子打,那样好看些!”

“日你娘!”秃子李云东照例骂一句。

殴打当然不会无限延续,出来收场的自然是李云东半瘫老娘。瘫婆子艰难地爬到门口,朝外大声招呼:

“东子,莫打了,哪个让你往死里打。蠢货,讨个堂客不便宜,费去十担燥谷啊!”

“老贼婆子,都是你出的好主意。”李云东意义不明地嚷嚷。他终于使尽打人的力气,喘着坐倒在香椿树下,秃头沾着汗滴。

段青枝理理凌乱的衣服和头发,便去门口搀起瘫婆婆,进屋做饭喂猪去了。

杨柳树枯了又绿,绿了又枯。骑白马的刘双印在湖堤上来来去去。在这段时间内,秃子李云东拆掉了原来的破茅草屋,新砌起一列三间泥坯瓦房。也是在这段时间内,段青枝生下一个女儿,乳名叫月月。秃子李云东不再打她,反而时不时献她个笑脸。秃子李云东一时变成个温顺的大孝子,隔三差五,划起小船送老娘去街上诊病,逢人就讲:哪怕倾家荡产,也要治好老娘的瘫病。

南塘垸众乡亲把一切看在眼里,心情复杂,说不清是羡慕、妒嫉还是鄙夷。但既然一切已习以为常,话题早归陈旧,议论便失去新鲜感。

凭良心讲,段青枝并不像李云东,并无丝毫得意之色,反而比以前更谦和话少。生过孩子的段青枝,犹如一颗五月的草莓,

从里到外熟透，丰盈鲜美，浆汁欲滴。她不在乎女人们不爱理睬她，也不在乎男人们异样目光的打量。段青枝像只河蚌，沉默在深深水底，只耽于自己的内心世界。她常在落霞的黄昏，怀抱月月，屁股底下垫只麦草蒲团，呆坐香椿树下，目光投向一箭之遥的绿杨堤，又穿过树隙投向苍茫水域，似乎心有所属又一片迷离。

尽管南塘垵的女人们不约而同对自家丈夫或成年儿子严加管束，不准他们以任何借口踏入那三间新瓦屋，然而这却越发增加了神秘和诱惑，一些情况难以避免发生。

李北古虽说比秃子李云东只长两岁，但若按族谱排列，李北古该是叔辈。李北古读过书，会打算盘，在南塘垵李氏一族中，算得有份量的角色。但这并不妨碍他偷偷造访那三间新瓦屋。

蝉噪的中午，村里热得安静而慵倦，狗们都蜷伏树荫下伸长舌子喘气。看准秃子划船送老娘到街上看病去了，李北古绕过菜园，从后门闪身钻进了新瓦屋。段青枝的睡房门半掩半开，李北古侧身倚门，探头朝里张望。他看见段青枝坐把矮竹椅，紧挨摇窝，敞开衣襟，低头给孩子喂奶。她时不时用手托托双乳，姿态安详，全神贯注于做母亲的神圣职责。这女人的乳房非比寻常，又大又挺又白又亮，好像夜间航船悬在桅端的标灯，那赤红的乳头便是点燃的灯火。女孩儿月月轮换吮吸双乳，一扯一扯地，正如那船上的标灯随浪晃动；晃得李北古头晕目眩，口干舌燥。临了，月月终于停止吮吸扯动，含住乳头，安静地睡在母亲胸前。段青枝一手轻柔拍打孩子背部，小心地朝后仰仰身子，当乳头从紧闭的小嘴拔出时，传出“啵”的一声暗响，实在叫李北古惊心动魄。倘若李北古稍微再忍耐片刻，等待段青枝将月月放进摇窝睡稳，然后进屋接近段青枝，后来的情形或会有点不同。



可是李北古已经完全失去自控能力了。

段青枝听见门口响动，抬头看见李北古，她怔了一下，但即便镇定下来，仿佛她早有心理准备，料定这种事情迟早总要发生。她一声不响望着李北古走拢，只是将月月抱紧些，本能地拉拢衣襟，掩藏双乳。

李北古涎着脸说：“青枝，莫慌嘛，奶子，也让我嘬两口好不？”

段青枝从竹椅上站起，脸色平和，很认真地说：“你又不是我的儿子。”

李北古笑笑，便伸手去触段青枝的乳房。段青枝偏偏身子，怀里的孩子像一面盾牌，挡开李北古的爪子。

李北古居高临下，理所当然地说：“你把小东西放进摇窝，省得挡手挡脚的。”

“我不。”段青枝说。

“娘的，看我先掐死这个小野种再来睡你！”

“那好，你现在就掐死她。”段青枝说着，将孩子往李北古身上塞。

李北古不得不缩回双手，诧异地瞪大眼睛。他本以为一切都会顺当完成，何曾料到竟遭遇段青枝如此沉着顽强的抗拒。

“你和刘双印睡，何解就不兴让我睡！”

“和刘双印睡，是经我男人和婆婆应许的。”

“这好办，我也有本事叫你男人和婆婆应许。”

“那还得我自愿才算数。”

“娘的，你不就看中刘双印多几个钱么？老子也有钱！”

“我不稀罕钱，要钱是我男人和婆婆的事。我要的是人，真正的男人！”